



秦时月

刘亚洲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秦 时 月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字 数 216,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0\frac{3}{4}$

1982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2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01—205,000

书 号 10019·3256 定 价 0.74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青年作家刘亚洲继《陈胜》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专权，伪造诏书，逼迫太子扶苏自杀，拥胡亥为二世皇帝。从此，赵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杀戮始皇帝的老臣故将和皇亲国戚，权力日盛。与此同时，关东群雄并起。陈胜建立了张楚国，派大将周文率师出征，西进函谷，威逼咸阳，秦廷震惊。秦少府章邯仓猝应战，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秦楚之战……

这部作品在较为广阔的画面，展现了秦廷内部势同水火的权力之争，塑造了冯去疾、章邯、赵高以及楚军将领周文、刘贤通、宋留等一个个别具特色的历史人物形象。

第一卷

第一章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十一月初五，是一个愁惨的秋日。未时刚过，血红的夕阳离西方天陲线尚有一大段距离，咸京城里却到处响起了戒严的铜锣声。不一会，从东门敌楼上传来一阵号角声，那样尖厉、刺耳，使每个听见的人都头皮发麻。正在郭门樵楼上觅食的一群乌鸦受了惊吓，呱呱地哀鸣着飞往空中，盘旋几圈消逝在逐渐四合的暮色里。城中心的钟楼旁，一面镶有牙边的黑旗徐徐升到带着方斗的旗杆上。旗中间的“禁”字威严地俯瞰着城中的一切。

戒严令一下，街道上和市肆里顿时变得混乱不堪。店铺纷纷关门。小贩们忙不迭地收摊。人们慌慌张张奔回家去。街头巷尾，人流如水。小孩的哭声，妇女的喊叫声，骡马的嘶鸣声与维护市场秩序和治安的胥师们声嘶力竭的喝叱声，交织成一片奇特的音响。一队盔明甲亮的骑兵，从城门里向市肆疾驰而来。虽然骑兵们都戴着青铜面具，但仍可以从装束上看出这是些女戎(女兵)。她们左手持戈握缰，右手高擎皮鞭，并不喊叫，见有人仍在街道上踟躅，就用皮鞭驱赶。她们的高头大马常常把那些来不及躲避的百姓们撞倒在地，发出凄惨的呼叫。戒严令刚下时，一伙歹人乘着混乱闯进一家专卖貂皮袍子的店肆里行劫。任凭店主撕破喉咙大喊，“不市了，不市了！”歹人们不管他是否停止营业，还是把店肆洗劫了一通。

这时店主正站在街旁哭骂，骑兵们来到他身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哩啪啦就是几鞭子，打得他抱头鼠窜。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街道上变得空空荡荡。各种声音相继消失了。整个咸京城宛如一片阴森的坟地，唯有巡逻兵的马蹄声缕缕不绝。不少人家门外挂着提旛，在晚风中呱嗒呱嗒作响，给人一种凄凉之感。这些年，由于徭役繁重，刑法苛峻，人死得特别多，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那玩意。

自从上月底楚军^①攻破函谷关，打进关中以来，咸京每天都是早早就戒严，关闭五个城门。有时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打开。为着稳定民心，朝廷严禁百姓们议论战事，甚至不许三人以上窃窃私语，违者格杀不赦。尽管如此，城里仍然人心浮动，有关战局的谣言一天比一天盛。前几天，有消息说陈胜的军队已经打到骊山附近的戏水，正在进行短期休整，准备大举进攻咸京。一些豪门富户、达官勋戚，如同热锅之蚁，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还有的人传说，陈胜西征军大帅周文派出了一百多名细作，由一个名叫森越的人率领，已潜入咸京，准备在主力进攻咸京时作内应。人们早就听说森越是周文手下一个骁勇善战的将领，曾在渭口之战中大败秦军，生擒朝廷的“大庶长”。现在听说他来到咸京，都觉得心惊胆颤。有的人讲得就更玄乎，说他某日某时在咸京城里亲眼看见森越不仅能飞檐走壁，还有一手绝招：飞刀杀人，百步之内取人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他亲自看见一个秦将被森越在光天化日下杀死，头颅不翼而飞。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人不信。还有

① 楚军——秦末农民起义军在陈县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张楚”，陈胜自立为楚王，当时人们习惯把义军称为“楚军”。

人哄传周文前几天派了一支精悍的小部队夜袭骊邑城，放火烧了始皇陵和极庙，砸碎了九鼎^①。而率领这一小股部队的，是一个名叫一枝花的女将。据说她不但智勇双全，而且生得有倾城倾国之色。这些消息，不管是真是假，象春风一样传得异常迅速，偌大的咸京城几乎人人皆知。

咸京城里城外的穷苦百姓们，怀着一种大旱望雨的心情，急切地盼望楚军能够早日打进京来，抓住狼心狗肺的秦二世刀剁斧劈，为穷人出一出久积胸中的怒气。一到晚上，他们就悄悄地爬到树上、屋顶上，翘首东望，一连好几天，都可以看见骊山方向彻夜燃烧的火光，半个天际血红一片，仿佛还能隐约听到一阵阵微弱的呐喊声。他们清楚，那一带正在进行着一场空前惨烈的大血战。他们多么希望秦军马上就被击溃，楚军今晚就抵咸京城下！

可是近几天来，情形有些变了。晚上，骊山一带的火光消失了，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纳王^②的秦军却源源不断从蜀郡、天水、上郡等地赶到京畿，稍事休息又向东开去。昨天下午，不好的消息终于传来：在骊山会战中，少府章邯击败了周文，周文所部损失惨重，正朝函谷关方向撤退；数十万秦军在后面穷追不舍，要将他们一鼓聚歼。这个消息，起初都认为是朝廷为了安定民心造的谣言，一直到今天下午朝廷在孤魔庙前挂出了由丞相李斯亲笔签署的骊山会战秦军获得全胜的告

①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是夏、商、周传国之宝，陈列在国都的宗庙里。秦统一中国后，九鼎为秦所得。

② 纳王——勤王。

示，并且在杜邮附近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授箠^①仪式，才相信秦军确实打胜了。有人还亲眼在杜邮亭看到了章邯和他手下的著名将领司马欣、苏角、索卢仲等人，据说他们是回京向皇上报捷的。对于穷苦百姓来说，这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雳。一点也不难想象，他们该多么失望！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勾凄楚的月牙高悬在树梢上，几点寒星在云层里眨巴着眼睛，风呼呼地刮着。申时三刻，咸阳宫门楼下的大铜门咯吱咯吱地打开了，一架华丽的高轮马车疾驰出来，向东门方向奔去。这架马车的四个螭头上都挂着绢绸灯笼，照耀着镌刻在车板上两个秀丽的秦篆：“大路”。车上的玄纁绣花帷裳是撩开的，车中空无一人。马夫紧握着马鞭，呼哧呼哧地牵着驂马奔跑。车旁另奔驰着一匹骏马，骑在马上的是朝廷的车司马。他现在奉二世之命到咸京东门去接章邯。二世今晚要在咸阳宫中召见章邯。只有那些战功卓著的将领，皇帝才“恩赐”他乘坐“大路”车。这是不得了的荣誉。为祝贺秦军在骊山的胜利，车司马吃晚饭多喝了一点酒，如今酒力发作，在马上昏昏沉沉地打瞌睡，身子不住地摇晃着。

东门守城的军士们得知今天夜里章少府要进京晋谒皇上，所以城门只关了一半。士兵们听说秦军在骊山获得了胜利，对京城直接威胁业已解除，警惕性不由得松懈了许多。车司马来到这里，见狭长的门洞里只有几个绰手缩肩的士兵站岗，跳下马来向士兵们走去。

前几天，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咸京城里的守卫部队一古脑

① 授箠——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左耳以计数献功，献耳仪式叫授箠。

儿都被抽走了，顶替他们的是从巴郡赶到咸京来“纳王”的兵丁。车司马大声问道：

“大阍^①何在？”

士兵们回答说，大阍正在附近小酒肆中烤火。车司马大怒，把眼一瞪，命令一个士兵引路，朝小酒肆奔去。

小酒肆位于龙尾道左近，里面燃着一堆柴火，十几个士兵围着火堆席地而坐。车司马来到酒肆，劈头盖脸把大阍痛骂了一顿，要他马上把人都带出去。大阍是一个非常圆滑的老兵痞子，尽管车司马扬声痛骂，绝不还口，脸上始终堆着笑容。车司马发泄了一通，见大阍叫士兵们先出去，尔后连连向他作揖，要他坐下烤火休息，这才把满腔怒火按了下来。他叫大阍立即出去，一俟章邯来到就来告诉他。大阍走后，他却和自己带来的几个舍人坐下来烤火。

大阍刚回到门洞，忽然城门外的官道上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借着月光，他看见三四个骑马人朝这里奔来。一盏昏暗的灯笼在前面摇曳着。灯笼上书写着“少府”两字。等他们走近门洞以后，士兵们才看清那是几个穿着战袍的人。他们腰佩长剑，身背箭囊，战袍被风吹起，里面沉重的铁甲在灯光下泛射出森森青光。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面孔慈善，留着三绺牙须的老头，穿着极其普通。他们把马缰勒住，战马由急奔变成小跑。大阍心里清楚，这几个人都是章邯手下的僚属或舍人，现在进城就是为章邯今晚晋见皇上做准备的。那几个人骑着马缓缓走进门洞，大阍查验了他们的木柴，问：

① 大阍——守门之长。

“你们都是少府的人吧？”

老头微笑着点头：

“嗯。”

“是从杜邮亭来的吗？”

“是的。”

老头边走边同士兵们打招呼：

“弟兄们，辛苦啦！今晚天气够冷的吧？”

“可不是！”一个年纪挺大的士兵见这个人装束平常，开玩笑说，“撒尿时手里都得拎根木棍，一边尿一边敲打，要不然刚尿出来就结冰了！”

士兵们哄地一声笑了起来。老头哈哈大笑着道：“说的好！”停一停，他转向身边的一个头戴鸡冠的青年，“带着酒吗？”

“只有一葫芦琼花酿。”

“送给他们吧。叫他们喝几口暖和暖和。”

那青年把挂在马鞍后的酒葫芦摘下来递给大阁。大阁感激地连连拱手。

刚才说俏皮话的老兵笑着说：

“好，老头儿，你做了件好事！来世准有好报！酒葫芦还要拿回去吗？”

老头手捋胡须，笑着说：

“不要了，留着给你们撒尿用吧！”

门洞里再次响起笑声。几个人扬鞭而去，马蹄与路面上的碎石子相碰，迸射出朵朵火星。望着那些人的背影渐渐隐没在浓重的夜色里，大阁感慨地说：

“人们都说章少府是个杀人不眨眼、喝血不打嗝的凶家

伙，叫他‘南山虎’，没想到他手下还有这样谦和的人。以前我还以为他周围都是些——”

话未说完，那个老兵打断了他：

“把酒葫芦给我！”

老兵接过酒葫芦，拔开塞子，咕嘟咕嘟地喝起来。一个士兵问大闾：

“你说什么？章少府凶得很？”

“嘿，你可不知道！那老家伙着实厉害得很呐！我听说过去他在骊山督造始皇陵的时候，每天都有十几个刑徒被他杀掉。有一次，三百个刑徒逃跑被他抓了回来，二话没说，在他们身上绑上大石头，全都扔到渭河里喂鱼啦！不信你去打听一下，秦中人谁不惧他？就连没断奶的娃子听见他的名字，夜里都不敢啼哭！”

“嘿，嘿！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另一个士兵插进来说：

“我听说他家墙上的壁画全是用人血画的，一到阴雨天，花纹特别清楚。真有这回事吗？”

“这恐怕不会是真的。”另一个士兵说。

“我可听不少人都这么说哩！”

“这不可能！一定是恨他的人瞎编出来的！唉，人的舌尖是有毒的，啥样的话编不出来？你们说呢？”

大闾正要说话，突然远处又传来一阵辘辘的车轮声。片刻工夫，一片黑压压的车队驰了过来。前面是十几匹披着铁甲、骑着武士的骏马。武士一律手执长矛。后面是一辆四角

垂着流苏，车轼、车轮上都包着铁皮的战车。车子左侧刻着几行遒劲的大字。战车驰近以后，在灯光下可以辨认出那是“倒曳九牛，抚累易柱”几个字。后面是十几辆稍小一点的车子，都挂着灯笼，上书“少府”二字。在那辆包着铁皮的战车上，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正襟危坐。他长着一张四方脸，下颏上全是又硬又黑的胡髭，眼睛、嘴巴、鼻孔都大得怕人，两道浓眉象板刷一样，向上高挑着，一直到鬓角。他两手扶着一柄缀有红穗的宝剑，象一尊石雕。大阁心想这人肯定是章邯，慌忙趋前行礼，恭恭敬敬地说：

“启禀少府大人，卑职已在此等候多时。皇上派来的车司马大人就在附近。大人稍待片刻，卑职去把他唤来。”由于久仰章邯的威名，大阁说话时心头怦怦乱跳，不敢仰视。

车上的将军轻轻哼了一声，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

“休得胡说！你不认识我？”

大阁诧异地抬起头来。就在这一瞬间，一阵寒风吹过，车上的旗帜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大阁下意识地朝旗上一瞥，见旗中心绣着一个硕大的“苏”字，恍然明白：哦，原来他是苏角！关于苏角，大阁最近也听说过许多传闻。他是章邯手下的一员得力大将，有万夫不挡之勇。据说他年青时当过暴客^①，特别喜欢玩弄女人，好吃小孩肉。可能小孩肉吃得过多，眉毛都变成了白色，号称“白眉将军”。大阁正想仔细看看这位“白眉将军”的眉毛究竟是不是白的，只听得一声鞭响，马车带着一股狂风呼啸而过，驰进城去。后面十几挂车紧紧跟随，大阁同

^① 暴客——强盗、土匪。

车上的士兵搭讪了几句，才知道苏角是到林光宫去搬运朝廷犒军的東西。至于章少府什么时候进城，他们并不清楚。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又有一起骑兵来到东门。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将军。他全身披着铠甲，连手腕、小腿、脖子上都套有铁甲。胯下的坐骑又高又大，鬃毛极长，但奇怪的是没有尾巴。他身后跟着许多武士，还有两辆马车，满腾腾地不知装着什么东西。马队里有人高挑着灯笼，也写着“少府”两字。大阁思忖着这个人必是章邯无疑了，便命令士兵们抖擞精神，站成整整齐齐的两排，把铜戈高高举起。等那将军来到门洞外面，大阁高喊了一声：“辟戈！”士兵们齐刷刷地把铜戈放了下来。大阁忙上前行礼，把刚才对苏角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大出乎大阁的意料之外，只听那将军说：

“你是什么人？怎么连章少府都不认得？”

大阁叫苦不迭，心里说：“什么？难道这一位还不是章少府？”他慌忙解释说他是刚从巴郡来的，的确不认识章少府，冒犯将军虎威，罪该万死。

那将军淡淡一笑，缓缓进了城门。大阁忽然看见他那匹没有尾巴的马，闻到那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浓重的酒气，猛地醒过腔来：“啊，原来他是司马欣！”他用力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两下。他对司马欣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司马欣是章邯手下的一员骁将，从很早就侍奉章邯，累建殊勋。人们都知道他的坐骑非常有名，唤作“无尾驹”。据说，这是他前几年跟随屠睢远征百越时从一个洞主那儿得来的，能日行千里。司马欣无他爱好，只爱喝酒，一次能喝整整一斗酒，是秦朝有名的“酒仙”。

现在看见无尾驹，又闻到酒气，大阉马上明白过来。等司马欣一千人走远以后，士兵们开始小声议论。他们说，这两个将军气派可真是不小，走到哪儿都是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好不威风。要是章邯来的话，肯定派头比他们还要大得多。大阉也是这样想的。他奇怪的是，现在已近三更，为什么章少府还迟迟不来？他一次又一次地伸长脖子向东眺望，官道上阒无一人，唯有苍茫的月色洒满大地。

又过了一会儿，车司马在酒肆里等得不耐烦了，来到门洞里，问大阉：

“章少府还没有来？”

“没呀！”

“不会吧？天气都恁晚了。”车司马睁大眼睛望着官道呐呐自语，“该来了呀？”

大阉告诉车司马，章少府虽然还没有进城，可是他手下倒有好几起人进城去了，估计他马上就会到的。车司马详细询问大阉刚才都是哪些人进城了。大阉先说出了苏角和司马欣的名字，然后说还有一个衣着朴素、态度谦和的老头，也是少府的人。车司马心里一动，忙叫大阉把老头的相貌形容一番。大阉简单讲了几句，话未说完，车司马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竖子！你误了老子的事了！”说完，拔脚朝“大路”车走去。

大阉被骂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车司马跳上坐骑后，他怯生生地问：

“车司马大人，究竟咋啦？卑职误什么事了？”

“笨蛋！”车司马道，“你知道那个老头是谁？”

“是谁？”大閤的声音有些发抖。

“他就是章少府！”车司马说毕，双腿夹了马肚子一下，向咸阳宫疾奔而去。

自从周文攻破函谷关，直薄咸京以来，咸阳宫的戒备比往常森严了好几倍。天刚擦黑，皇宫的大门就紧紧地关上。旁边的五六个掖门，只有一个打开的，里面还伫立着三排宿军。宫墙上挂满了灯笼，如同白昼。离门楼稍远一点的地方停着亚卿和护军将军派来保卫皇宫的畴骑。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即作紧急出动。宫外一派杀气腾腾的临战气氛。宫内却截然又是另外一种情景：金殿闾閤之中，灯红酒绿。悠扬的乐曲伴着清脆的钟磬，从长池中央的鲸鱼岛上传来，在夜空中回荡。高大的遮日窗前不时闪过舞女袅娜的情影。置身在这种环境中，无论是谁都很难想象，就在几十里外的地方，最近几天一直在进行着喋血大战。

报时鼓刚刚敲了一下，章邯来到宫外。在值夜的黄门丞带领下，他由旁门进宫，来到一个偏殿里，等候二世召见。偏殿里冷清清的，倒是墙壁上的蟠螭灯全部是燃着的。他刚在一张苦席上坐下，忽然觉得眼前有条黑影倏地一闪，吓了一跳。他定睛一看，见是立在偏殿西侧的“进善之旌”^①被风吹动，摇晃不止，这才放下心来。

他一动不动地端坐苦席上，双手放在膝头，脸上微呈笑容。明亮的宫灯下，看得出他是一个相貌非常普通的人。虽然

① 进善之旌——古代君王在宫外立一白色旗帜，群臣和百姓如有话对皇帝说，便可写在旗上。传说这个制度是在尧时建立的。

他今年六十挂零，可长相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眉毛、胡须、头发都已花白。瘦削而略呈黄色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个子不高，再加上约略有些驼背，就显得更加矮小和苍老了。只是他那双眼睛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炯炯有神的。眼角周围几道线条有力的鱼尾纹，隐示着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初次见他的人，一定很难想象他就是那个曾经为秦始皇父子立下过无数汗马功劳、赫赫有名的少府章邯。

他出生在辽东郡一个“边氓”^①家中，从小攻读经史，学就满腹文章。三十岁那年，他弃笔从戎，先在蒙骜麾下当一名小小的掌卜，后来又当了军中的执法，经历过不少战阵。他生性异常奸狡，且又极端残忍。在当执法时他滥用重典，杀人如麻。虽然他是文人出身，却将学问装在肚中，而把精力花费在研究秦朝的五刑律令上。他听说始皇帝很喜爱《韩非子》这部书，自己便弄了一部随身带着，睡觉时也放在床头。他强记硬背，倒诵如流，与秦始皇说话时常引用其中的词句，使始皇大为满意。正因为如此，使得他在秦国这样一个“羞文学，好武勇”的国家里青云直上。四十五岁那年，他担任了少府这个重要职务。这是朝廷九卿之一。在当少府这些年头里，他更加忠心耿耿，从未出过差错。满朝臣工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练人才。

他虽然位居高官，却小心翼翼，正象人们所说的，每走一步都要回首看看自己的脚印，生怕走差了路。他虽然生性残忍，可平时总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从不动怒发火，脸上

① 边氓——当时人们对边境地区老百姓的一种称呼。